



Adorno的休閒觀對我國教育的啟示—— 以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為例

陳淑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楊雅婷／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

摘要

本文章的目的是藉由Adorno的休閒觀來探究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相關內容，並闡述其對我國教育的啟示。首先，透過文獻資料整理，從休閒是一種虛假的自由、休閒受文化工業所宰制及休閒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能造成的影響三向度分述Adorno休閒觀之內涵。其次，從Adorno休閒觀出發，提出包括：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學習目標、建置平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建立學生自我意識與抉擇的教學方式、營造經驗分享的環境學習角、重建教師角色的轉換機制及推動多元評鑑的方式等層面建議，以作為教育相關內涵之參考。

關鍵字：Adorno、休閒觀、教育

從觀光旅遊、電影欣賞到流行音樂的聆聽等包羅萬象的休閒生活，均是現代人所從事的休閒活動。然而個體對休閒活動的選擇是否有自由與自主的抉擇，或者是在文化工業宰制下，個體無意識進行的盲從活動？這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假期裡，前往觀光景點的道路上，汽車塞在長長的車堆中似乎已成為現代休閒中無可避免的現象。在休閒時間透過旅遊增廣見聞或放鬆心情是理想的目標，但是在驅車前往風景區的人潮中，有多少個體是自主的決定前往、又有多少個體僅是因為媒體的催化而一味盲從？如果個體因為盲從而勉強出

門旅遊，個體是無法真正自由的享受休閒時間，於是便抹煞了休閒時間存在的美意。

關於休閒的內涵，Adorno曾對休閒時間（free time）加以詮釋並提及其相關理念。Adorno（1998：170）指出觀光旅遊等特定的休閒方式是一種被組織式的休閒，個體的自主性無法在過程中體現。因此，想要將個體自無意識的盲從中釋放，需要具有自主性的個體；而自主性個體的培養有賴於教育的養成。然檢視教育場域對個體休閒時間自主性培養的過程時，筆者卻發現若干可能疑慮，並可能導致個體無法自主批判思考的問題。所以，本文先就Adorno對休閒時間的相關看法加以詮釋，其次以Adorno的休閒觀省思國小寒暑假作業內涵的疑義，最後討論Adorno的休閒觀對教育的啟示，藉以打造適性優質的學習環境。

一、Adorno對休閒時間（free time）的詮釋

Free time在從前被稱為leisure，是一種不受限制的生活特權，而unfree time則意味著時間被勞動所佔用，時間受制於他人。但是free time與leisure並非完完全全等同，Adorno（2002：187）在《文化工業》書中釐清兩者間的關係，指出相較於leisure的不受限制之定義free time是囿於諸如文化工業等等社會情境的。除此之外，Adorno（1998：168）在提到free time時亦討論到個體的嗜好（hobby），就其角度觀之嗜好並不完全等同於free time，如個



體並非在自主的情況下將嗜好完成，而是為文化工業所左右，即使個體所從事的活動是其所擁有的嗜好（例如：在度假時曬出黝黑的肌膚），亦無法推論個體真正享有其free time，這樣的嗜好不過是在文化工業下被組織式的休閒罷了。因此，對個體而言休閒時間應該是一種完全自主、不受任何規範與限制的活動，只要個體是自由與自主的，其所從事之行為便符合休閒時間概念。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能完全自主運用休閒時間的個體少之又少。Adorno對於free time現象便提出休閒時間是一種虛假的自由、休閒時間受文化工業所宰制及休閒時間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能造成傷害等見解，內涵臚列如下（Adorno, 1998：167-175）：

（一）休閒時間（free time）是一種虛假的自由

Adorno（1998：169）指出個體在具有完全自主性的情況下，可根據自由意志所做選擇的為「真自由」，相對於現今模仿式的free time是一種「假自由」，因為「假自由」的free time受資本主義所宰制，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要使社會運作更具生產力。因此，這種被資本主義所宰制的free time是一種強迫性休閒，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個體的自主性被剝奪而不自覺，又工作與free time間的差異猶如規範準則被烙印於人們的意識和無意識中。也因為根據規範中的工作倫理，勞動之外的自由時間被假定為能重新產生勞動力，進而使個體所有的時間被完全剝奪，所以free time只不過是勞動的附屬物。基此，free time的存在與被眾人所重視，係因為假定在free time之後個體可以更有效率工作的緣故。

（二）休閒時間（free time）受文化工業所宰制

在談論文化工業與free time的共犯關係前，必須先了解文化工業的運作機制。根據

Adorno（1998：170）闡釋，諸如電視媒體、廣播及廣告文化等均隸屬於文化工業的一環，又如化妝品廣告在影像中不斷呈現享受度假的個體所具備的健壯黝黑胴體，可能進而造成以下的現象：「員工自假期返回沒有獲得健壯黝黑的皮膚，同事認為他並未度假」。換言之，在文化工業所宰制的社會中，透過文化工業的種種形式，致使度假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古銅色皮膚，在文化控制之下，產生的free time係為一種假的休閒。

文化工業的社會鼓勵接受文化工業式的休閒，亦即被組織式的休閒成為特定的free time現象，例如：觀光旅遊和露營等為某特定目的建立和組織。在文化工業的洗禮下，如果你是一位沒有嗜好、沒有休閒時間的人，那麼你可能被歸為卑賤的或異常的人，並因而淪為社會的笑柄，這些東西迫使個體接受free time應該怎麼做的想法，且這些強制絕非僅是外在的，它與人類在被組織的系統下生活的需求相連結。對於free time過後應具有黝黑健壯的胴體，係人們對社會控制服從的一種迷戀，但是人們並未注意到他們透過何種方式受限，甚至還浸至其中，因為這些不自由的規則抽取他們真正的自由與自主，並透過文化工業社會機制設限了free time應該如何去做，進而催化個體實行之。

（三）休閒時間（free time）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能造成傷害

Adorno（1998：173）指出想像力被認為僅是性好奇及被禁止的慾望，因此個體想要適應社會必須放棄其想像力，藉由社會化逐漸灌輸，導致個體想像力的缺乏，換句話說，個體想像力無法被發展，係因為想像力在個體童年等社會化經驗中已被其它觀念所取代，衍生人們在free time中無法達到增廣見聞或心情放鬆等目標，進而感到無助。

如果大膽的詢問人們在大量的free time中想要做什麼？他們會認為free time是一種



他人對己的慈善行為，而非個體原具有的人權內涵。人們不知道在free time中該做什麼，那是因為他們已被剝奪自由，致使他們感受不到愉快的感覺。因此，期待人們在free time中完成有生產力的事是荒謬和可笑的，因為人們所能做出新穎事的本能已經自他們身上被根除。他們唯一能做的是無法與勞動的習性相分離的事，例如詩的仿造或畫的模寫等單調的free time展現方式。

二、運用Adorno的觀點省思教育現場—以國小寒暑假作業為例

檢視國小寒暑假作業，在指定項目中將外出旅遊踏青的照片納入在作業中貼上，似乎已成為一種約定成俗的習慣。久而久之，旅遊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學生度過寒暑假重要休閒活動之一；教育場域中的老師提出這項作業的原始動機可能是良善的一例如促進親子交流。但是，似乎並未仔細思考這種近似於被指派的休閒，對學生而言是一種真free time嗎？學生是否真能在這樣的free time中感受到自主與自由的放鬆？

許多人或許都曾經有過如下的童年經驗：「在寒暑假即將結束時，焦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為什麼在度過愉快假期之後，學生卻諷刺地出現焦慮的反應？推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整段假期當中家人並未帶學生出門旅遊；也可能學生曾經出門旅遊踏青，但是卻忘了帶照相機把學校指派的作業拍下來，也因此原本快樂的free time卻成為家人相互怪罪的惱人活動。

以寒暑假的作業為例，筆者認為可能在培養學生運用free time的同時也造成社經背景差距的突顯、無形中意識型態的灌輸及格式化的照片呈現等障礙，簡單分述如下：

(一) 突顯社經背景差距的副作用

在寒暑假作業中指定旅遊為項目之一，可能在無形中對於低社經背景弱勢族群學生形成壓力。倘若暫時撇開指派式的旅遊活動是否符合free time自主精神爭議不談，學校中的每位學生家長是否都有能力或餘力帶孩子出遊？應該是每一位指派這項作業的老師所必須思考的問題。對低社經背景家庭的父母而言，他們可能必須鎮日汲汲於家庭溫飽的追求，除了讓孩子吃飽穿暖等基本需求的滿足外，對他們而言帶孩子出門旅遊是一個奢侈的夢想；此外，照相機對於隸屬中產階級者而言，或許就像日常用品一般，屬於家中的基本配備，但是對於弱勢家庭學生而言，貼在作業上的相片可能也是旅遊經費之外的另一大煩惱。果真如此，這些學生在這樣的free time中是否真能感到自由與自主，抑或只是一連串的壓力與煩惱？

除此之外，開學時各班級常會針對照片中的旅遊經驗進行分享，高社經背景學生因為經濟能力許可出國旅遊是常見的事，但是分享照片中的迪士尼樂園可能讓低社經背景學生感到自卑進而埋怨父母。游進年（2009）指出適性化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的概念密切相關，爰身為教師若能及時告訴學生free time應該是一種自主不受限制的活動，所以只要是適合自己所做出的選擇都是好的，避免讓學生在旅遊作業中因為社經背景的差距在自尊上有所傷害，如此才能兼顧教育機會均等與適性化教育的目標。

(二) 無形中意識型態的灌輸

吳根明（1988）指出學生們的free time受到教師提供之教材及其所允許的行為限制，而這些教材與行為都深受意識型態的控制，影響學生的思想與行為。若在作業中將旅遊踏青列為指派項目，一位從國小一年級到國小六年級每年均被指派此項作業的學生，可能在無形中被灌輸進而宰化的自我，並歸納出free time就應該出門旅遊的概念，



養成個體不自覺一種約定成俗的習慣。

Adorno (1998) 指出在社會整合下，除了功能性決定外，想要察覺屬於個體的盲點有其困難性。雖然對free time的問題而言，人們至少主觀的深信他們根據自己的意志行動，事實上，卻是展開不自由的free time之內涵，且大部分不自由的人並未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黃瑞祺 (2001) 亦指出社會現象中的「命運的因果」係由某種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所維繫，如何察覺、暴露此種因果，使個體能自知、轉化之進而自主，需要透過分析與批判的能力。是故，在意識形態的宰制下，倘若個體從未察覺出自我在free time中從事的不自由活動，因為個體知其所以的能力被剝奪了，自然而然也就沒有思考及批判所以然的能力。因為學生時代無形的灌輸，個體無法知曉旅遊未必與free time劃上等號，當然也就無從理解在free time中所進行的旅遊活動可能蘊含的不自由。

(三) 制式化的照片呈現

在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中，所指定的外出旅遊以照片方式呈現，同學並以「到此一遊」的照片表現，如至阿里山區域與刻有「阿里山」的石頭拍照、或到知名的遊樂區與相同字樣之地標合照等，更甚者，僅以教師所舉參訪我國博物館為例，全體的學生就都以到所舉例的博物館相關地標照相，這樣制式化作業結果，正是學生忽略創意與想像力運用之學習現象，換言之，同學僅在乎教師是否將自己列入缺少旅遊照片的作業名單中，致使學生應付的學習心態，進而忽略促進親子交流的最終目標。

於是free time與出門旅遊劃上等號，假期中開車在前往風景區的路上，人與人摩肩擦踵的行走也就成為一種宿命，個體似乎也失去思考另一種度過free time方式的能力，進而成為無法對free time做主的人，因為這樣的自主能力可能早就在學生時代被剝奪

了，亦或從未被培養，因為對free time的錯誤理解以及未被培養自由運用free time的自主能力，使得部分個體認為free time是一段令人閒得發慌的空白。或對經濟能力許可者，在未對當地文化背景有相當了解前，一窩蜂的跟著尋幽訪勝去；或對經濟能力不足者，鎮日守著電視繼續接受文化工業的洗禮。既然free time是在非自主的情況下度過，自然的也就激不起任何想像力的火花，走過的痕跡僅剩照片上那無意識的笑臉。

三、Adorno的休閒時間 (free time) 對教育的啟示

依循Adorno的思想脈絡檢視教育現象，從中可以發現free time在人為操作下落入工具理性及手段目的化的迷思當中，以達更富勞動生產力的結果彰顯其存在之價值。社會機制為了實踐上述之目的，透過文化工業與教育機制的運作，灌輸了個體free time應該是什麼的意識型態，正如渡完假便應健壯黝黑的迷思一般，讓學生誤以為寒暑假便應出門踏青旅遊，即是對個體free time的宰制。誠如Adorno所云，如果學生認為假期中在家裡自主的閱讀或整理庭院裡的花草，對他而言能感到無比的自由與放鬆，為什麼要要求學生貼上旅行的照片，諷刺的彰顯受宰制的free time？

如果文化工業對於個體的free time進行宰制，那麼消費者意識與文化工業間的關係為何？研究發現個體並未完全接受媒體的宰制或控制，仍保留部份的批判意識，由此顯示，個體尚有抗拒的餘地。因此透過教育場域如何培養出具有批判意識的獨立思考個體，使其有足夠的自主性與文化工業相對抗便益形重要，誠如Pickford (2002) 所云：「教育的目標在培養一具有正確意識的成熟個體，使其不受制於文化工業，而能擁有真正的free time」。因此，在教育上可依以下之內涵著



手：

（一）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學習目標

學校中的教育活動形式繁多，因此難以面面俱到之處。以寒暑假的旅遊作業為例，若從親子教育的角度檢視，旅遊的照片是立意良善的活動；但是在個體free time自主性的培養上卻有疑慮。為了避免學生在教育環境或文化工業中受宰制而不自知，培養學生否定思考的能力是保有其自主性的方法之一，例如：讓學生發表對於寒暑假作業中包含旅遊項目的看法，或是容許學生運用照片以外的形式來呈現其旅遊經驗等。如果學生能對現存的社會現象不斷的批判與否定，進而促使其轉化，個體便能保有自主性，達到free time最高身心靈統合之目標。

（二）建置平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

Habermas在溝通行動理論中提到「理想的言談情境」，在此言談情境中師生可以進行平等的對話。學校在培養學生自由運用free time的能力時，應該讓學生發表其對free time應該如何運用的想法，如果學生認為寒暑假最快樂且最有收獲的事是認識並整理家中庭院的植物，那麼老師必須重新考慮在寒暑假作業中強制貼上旅遊照片的必要性，藉以規劃出更適性化的學習課程。

（三）建立學生自我意識與抉擇的教學方式

透過媒體實行規訓內涵，使個體受宰制而不自知所接受的訊息隸屬於文化工業的一環。就像化妝品廣告讓個體誤以為度假完就應該擁有黝黑的胴體一般，單車文化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蔚為一股風潮，除了本身愛好單車運動和因為節能減碳的目的而騎單車的人以外，其中亦不乏在單車流行文化中受到腳踏車廣告或名人效應影響而將騎單車視為一種時尚指標者。因此，身為教育者應該教導學生思考在假日騎單車出遊是否出於其自主意志？是否在騎單車free time中享受真正的自由？倘若騎單車對學生而言只是一種對

流行的盲從，那麼教育者有責任教導學生自盲目中找回自主性，千萬別盲從的在假期作業中指定學生體驗單車一日遊！

（四）營造經驗分享的學習角環境

學生的學習環境應能加以規劃與整合，藉由Bandura替代學習的模式，營造學生彼此經驗分享的學習角，讓同學用經驗分享的方式認識不同free time運用的經驗，讓學生藉此體會free time運用的多元化及自主性精神。

（五）重建教師角色的轉換機制

甄曉蘭（2003）指出教師在課程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避免學生運用free time的經驗成為Adorno所稱—free time是一種虛假的自由或受文化工業所宰制的現象，因此教師的角色除了是教書匠外，更需成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分子，以促發學生批判的能力與意識的養成，並規劃自由與自主的free time內涵，開展學生的學習創意與想像力，進而使個體達到幸福創生的教育目標，體驗真正的free time。

（六）推動多元化評鑑的方式

為縮短學生間社經背景的差距，避免意識型態的灌輸及呈現制式化照片表現方式，宜鼓勵學生多元表現free time結果，爰此，推動多元化評鑑方式以建立學生多元表達的有利環境，促發學生free time經驗的身心靈統合，以利學生創意的發揮。換言之，free time的表現方式除了以「到此一遊」的制式化照片展現，或可利用實作評量瞭解學生如何規劃free time的過程，進而啟發學生批判的意識及轉化能力，以達自我真實展現，並培養自主自律的學習個體。

四、結語

在現今教育場域中重視學生身心靈的統合發展，因此free time時間的規劃與個體的感受等內涵是重要的學習內涵，學者Adorno



曾對free time的詮釋提及以下三項概念：一、free time受資本主義的宰制，所以是一種虛假的自由；二、free time受文化工業所宰制，產生特定的free time現象或制式的活動；三、free time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能造成傷害，致使單調的free time活動展現。另檢視目前國民小學生寒暑假作業中，為達親子教育的教育目標，不外乎貼上外出旅遊踏青照片的指定作業，然而以Adorno對free time的概念詮釋，並省思這樣的教育現象，可能產生突顯社經背景的差距、無形中形成意識型態的灌輸及制式化的照片呈現等障礙。

基此，Adorno對free time的詮釋對教育

的啟示有：藉由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學習目標，避免受工業社會之宰制、建置平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提供適性化課程內容、建立學生自我意識與決擇的教學方式，以適當地解讀媒體訊息、運用替代選習的方式，營造經驗分享的學習角環境、重建教師角色的轉化機制，藉此開展學生的學習創意與想像力及推動多元化評鑑的方式，以達真實自我展現。如Dewey所言：「哲學是教育的指導原則」，是故，Adorno對free time的詮釋內涵是學校教育的指引方針，若能在教育場境中加以轉化運用，則能加以檢證相關內涵，與有助省思教育的相關議題，以培養具有自主自律學習個體之目標展現。

參考文獻

- 吳根明譯（1988）。批判理論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 游進年（2009）。適性化教育的政策與教學實踐。教師天地，159，4-15。
- 黃瑞祺（2001）。批判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
- 甄曉蘭（2003）。教師的課程意識與教學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9，63-94。
- Adorno, T. W. (1963/1998). Free time (H. W. Pickford, Trans.). In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pp.167-176).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dorno, T. W. (2002). *The culture industry :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Classics.
- Pickford, H. W. (2002). The dialectic of theory and praxis: on late Adorno. In Nigel Gibson & Andrew Rubin(Eds.), *Adorno: a critical reader*(pp. 312-340).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